

30317 ✓

教科書文庫

| |
|----------------|
| 3 |
| 820 |
| 41-1896 |
| 20000 68006 |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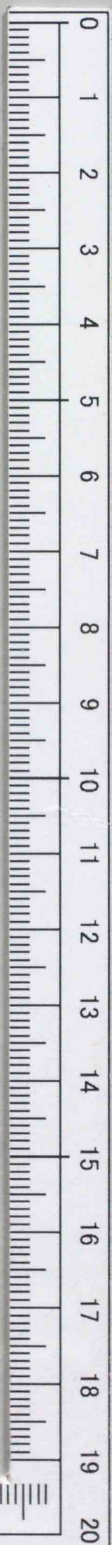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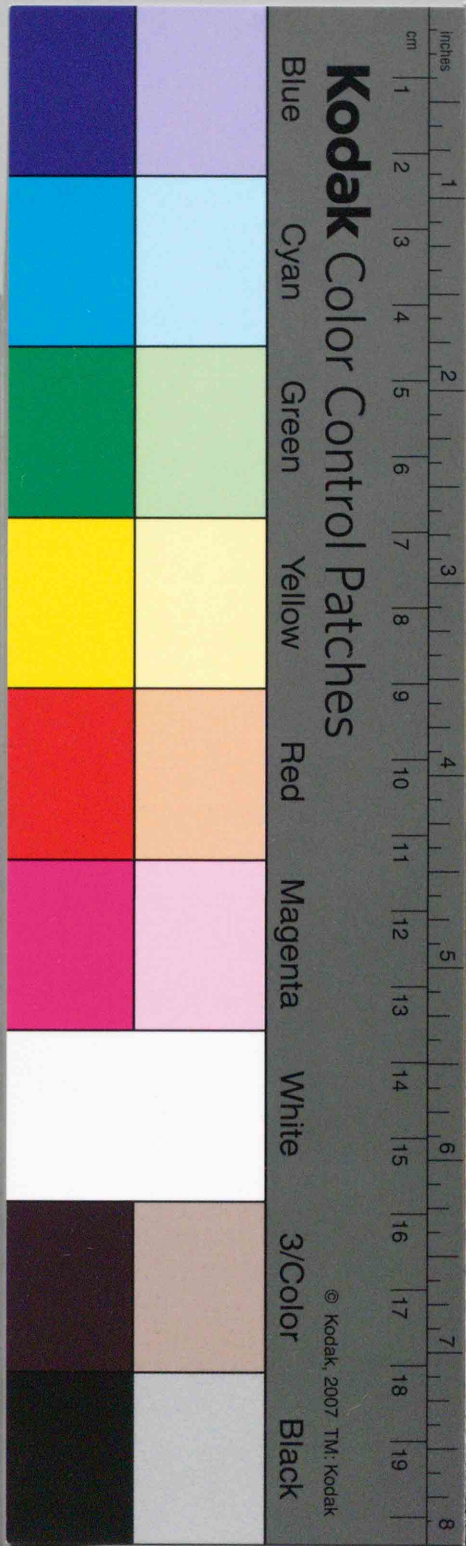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 |
|------|
| 4a |
| 820 |
| MA29 |

中學漢文讀本

秋山四郎編

卷之九



資料室

明治廿九年八月十七日

文部省檢定濟

尋常中學學校漢文教科用書

42

820

明29

秋山四郎編

中學漢文讀本

卷之九

東京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九目錄

孟子

梁惠王問利國

牽牛

許行

景春

彭更

豈好辯哉

齊人驕妻妾

萬章問不見諸侯

中學漢文讀本

卷之九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魚我所欲也

韓愈

送楊少尹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董邵南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論佛骨表

與孟尚書書

答李翱書

毛穎傳

鱷魚文

雜說四

伯夷頌

柳宗元

愚溪詩序

捕蛇者說

種樹郭橐駝傳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歐陽脩

吉州學記

豐樂亭記

朋黨論

縱囚論

蘇洵

木假山記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上韓樞密書

蘇軾

上梅直講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始皇論

范增論

留侯論

鼂錯論

蘇轍

黃州快哉亭記

上樞密韓太尉書

曾鞏

道山亭記

王安石

周公論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曰

曰

曰

曰

曰

目錄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九

孟子

秋山四郎編

孟軻。鄒人也。受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適魏。魏惠王不能用。游事齊宣王。在三卿之中。不遇而去。往來于宋魯滕薛之間。求行道之地。終不得。蓋當時列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也。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作孟子七篇。

梁惠王問利國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叟。長老之稱。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

遺猶棄也。後不急也。

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乎之。王謂王天下之道。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牽牛。梁惠王章句上。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

胡訖。齊臣也。

豐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豐。郊也。穀。棘。恐懼貌。

愛猶吝也。

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此也。

隱。痛也。

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訖。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豐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穀。棘。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豐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穀。棘。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

戚戚心動貌。

復白也。鈞三十斤。

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孟子之言也。

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

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也。

運於掌。言易也。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

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

構結也。

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

辟。開廣也。

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討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反本說見下文。行貨曰商。居貨曰買。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

昏。與昏同。

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

罔猶羅網狀其不見而取之也。

輕猶易也。

贍足也。

五畝之宅以下言制民之產之法也。五畝之宅一夫所受。時謂孕字之時。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頌與班同。老人

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搯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

陳良楚之儒者。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

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許行 滕文公章句上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喪

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釜。所以煮。既。所以炊。爨。燃火也。鐵。耜。屬也。

以粟易械器者。以下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既之屬也。陶。爲甑者。治爲釜。鐵者。舍息也。

然則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殞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

路與露同。謂瘦瘠暴露也。食人。謂出賦稅以給公上也。

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登。成熟也。

烈。熾也。疏。通也。淪。亦疏之意。決。排。皆去其壅塞也。

后稷。官名。棄爲之。樹種也。藝。殖也。

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

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

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勞之云云。蓋堯命契之辭也。

易治也。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巍巍。高大之貌。

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

貌。

吾聞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

任。擔也。

場。冢上之壇場也。

皜皜。潔白貌。尙。加也。

缺。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

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指許行也。

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言許子之道。

曰以下。又孟子之言。

菑。五倍也。

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菑。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景春 滕文公章句下

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加冠於首曰冠。

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從順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泰。侈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彭更 滕文公章句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

子也通之豈意
農得衣文得
食至於梓匠
輪輿亦皆得
食於子

通功易事。謂通人
之功。而交易其事。
羨餘也。有餘言無
所貿易。而積於無
用也。梓匠。匠人木
工也。輪人。與人車
工也。

塼。牆壁之飾也。毀
瓦畫塼。言無功而
有害也。

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
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
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
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
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
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
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
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
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塼。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
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豈好辯哉

滕文公章句下

生。謂生民也。

下。下地。上。高地也。
營窟。穴處也。

菹。澤生草者也。

地中。兩涯之間也。
遠。去也。

宮室。民居也。

沛。草木之所生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
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
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
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

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

厚。歛於民以養禽

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閑。衛也。

抑。止也。兼。并之也。

承。當也。

誠。偏蔽也。淫。放蕩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

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饜飽也。

顯者。富貴人也。

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

播。蒙也。願。望也。

訕。怨詈也。

貌。施。喜悅自得之貌。

齊人驕妻妾離章章句下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鬻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

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萬章問不見諸侯萬章章句下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艸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

質與贊同。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鷄。相見以自通者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云乎。辭也。但云古
之人有言曰事之
豈曰友之語意自
了。

田獵也。虞人守苑
囿之吏也。
志士二句。孔子嘆
美虞人之言。

皮冠田獵之冠也。
通帛曰旂。交龍為
旂。析羽而注於旂
千之首曰旌。

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如何。子思不悅曰。古之
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
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
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
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
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
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
皮冠。庶人以旂。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
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
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

遠與砥同。礪石也。
言其平也。矢言其
直也。視視以為法
也。

魚與熊掌皆美味。
而熊掌尤美也。

得得生也。

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
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
也。

魚我所欲也 告子章句上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
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

豆。木器也。
噉。啗之貌。蹴。踐踏也。
鍾。量名。受六斛四斗。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

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
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者。而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
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
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
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

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韓愈

唐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事德宗。為監察御史。以言早
饑。貶陽山令。憲宗朝。遷刑部侍郎。以論佛骨。貶潮州刺史。
後復還朝。為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愈以宏才卓
識。用力古文。遂一洗八代之陋習。使唐之文章。迴蹤於周
漢。又慕孟子之風。好排擊老釋。唱群聖傳統之說。以扞衛
儒道。故世推其排佛之功。至配之孟子。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
供帳。祖送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嘆息泣下。

楊巨源。字景山。

漢疏廣。仕至太子
太傅。兄子受。至太
子少傅。在位五年。
廣謂受曰。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乃上疏乞骸骨。上許之。供張。謂供其張設。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

落莫猶寂寞。與照人耳目反曠。

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邊觀者。亦有嘆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

唐貢士。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艾。叙少長而觀。既餞而與計偕。鄉先生。謂鄉之年德俱高者。或致仕之人也。

石洪字濬川。

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

嵩邱二山名。漚穀二水名。孟飯器也。盤盛物器也。

與之語道理。管到龜卜也。

王良造父共古善御者。

歸猶餽也。歸輸之塗。謂糧運輻輳之區也。征徵輸也。

居嵩邱漚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孟。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

事一本作李。張供張也。且起。將相別起行也。

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使其身圖。先生

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温造字簡與。

伯樂古之善相馬者。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

生即先生。古人或單稱先。又或稱生。

河南尹鄭餘慶為東都留守。二縣洛陽河南也。愈時為河南令。

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

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曰相公。

當時藩鎮得自辟士。董生欲往。於義非也。故此序若信若疑。以寓規諷之意。

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糜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董邵南序

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望諸君。

提出明天子在上五字。名義凜然。

太行。山名。

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

黛代也。婦人削去眉。畫以墨。以代其處也。

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

越起。欲行不行之貌。囁嚅。欲言不言之貌。

沿。循行也。

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越起。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

不祥。謂魘魅之屬。則一作且。

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憲宗遣中使迎入禁中。愈上表而諫之。帝大怒。將抵死。裴度崔群救之。乃貶潮州刺史。

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

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

中華書局影印

全唐書卷之五

卷之九 十九

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感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

鳳翔郡名。

焚頂。焚香于頭頂。

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弃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禿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

宣政殿名。

禮賓院名。禮賓院。凡胡客入朝。設宴於此。

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桃。鬼所惡。茢。葦苕。可掃不祥。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孟簡。字幾道。

與孟尚書書

韓愈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游。人傳愈信奉釋氏。孟簡移書愈因答此。行官。謂使人也。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

慶下。或無自字。

回邪也。

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

三綱。謂君臣父子夫婦九法。謂尙書洪範九疇。淪沒也。數敗也。

廓開也。

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數。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

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

侏離。蠻夷語聲也。

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李翱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

一摧折。謂貶潮州。張籍皇甫湜。皆愈門人。

文乃道德所發。李生以下人之志。問

為文之道。不日可
進於道德。不特文
也。開口便提出作
文本領。

斬求也。

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
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
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
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
邪。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
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
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
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
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

憂憂。祖語貌。

以人之笑為喜。而
譽為憂者。猶恐時
調未盡去也。

行之游之之字。指
文。

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
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
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
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
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
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
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
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
然矣。吾其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
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

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

也。或作乎。亟稱其人云云。言有同吾志者。數稱之。第勸其自成所志而已。不敢謂吾之學可尙。而世俗

之學不可尙。使其必從事於此也。

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毛穎傳

穎。尖也。筆之用。在毫尖。中山多產兔。禮記。兔曰明眎。東方房宿在卯宮。屬兔。十二支中之一也。
博物志曰。兔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故謂之兔。吐也。國策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魏者。海內之狡兔也。
宋鵠。宋之犬也。鵠。恬始造筆。連山。夏之鳥。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魏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

髦俊也。暗指毛可
爲筆。

取兔毫合而縛之。
入囊洗乾而裝於
竹管內。方成筆也。

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
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
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
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
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
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
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
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
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

唐絳州貢墨。號州
貢瓦硯。會稽貢紙。
故借名之。

筆心既盡。則不中
寫。

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
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
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
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
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立。弘農陶
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
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
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
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
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

壤筆連管俱棄

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酌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孔子成春秋絕筆於獲麟

鱷魚文

衙推。或作牙推。預軍事官名。

擷。以投刺泥取物也。

涵。潛伏也。卵育。生息也。

潮州。揚州界也。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擷。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聖神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

睥然張目貌。

怵怵恐貌。睥睨視貌。言恐懼而坐視也。

辯。爭論是非也。

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怵怵睥睨。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

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

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食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才斯可以展布。槽。畜獸之食器。櫪。養馬器。

一本也作邪。

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識馬也。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于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舉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

聖人指武王周公而言也。聖人為萬世之標準。而伯夷乃獨非之。是所以為不顧者也。

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柳宗元

唐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事德宗。為監察御史。與王叔文友善。及順宗立。叔文用事。引陸贄。劉禹錫等參計議。宗元亦與焉。宦官嫉之。譏毀沸騰。憲宗立。悉貶竄其黨。賜叔文死。宗元由是貶永州司馬。後徙柳州刺史。卒。宗元求速進。謂功業可立就。遂坐廢退。不復振。因自放於山水間。溼厄感鬱。一寓諸文。高名蓋一時。世以韓柳并稱。

自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

水北為陽。

宗元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翁。問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

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斷斷。辯爭貌。

小泄曰。抵。

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

善鑿萬類。隱言其
識。清瑩秀澈。隱言
其清。鏘鳴金石。隱
言其文。

鴻蒙。元氣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視之不見。名曰夷。

白章。謂文白也。

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
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
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
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
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
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
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
石上。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醫人

腊。乾肉也。餌。藥餌
也。已。止也。擊。跪曲
脚不能伸也。理。類
也。瘡。惡創也。死
肌。如癰疽之腐爛
者也。三蟲。三尸蟲
也。道家言。人身有
三尸蟲。每庚申日
乘人之睡。以其過
惡陳之天帝。故學
者遇是夕輒不睡。

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擊踠瘻
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
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
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
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
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
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
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
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
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

瘡。疫氣也。藉。枕藉也。

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令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

且且有是言。鄉鄰遭悍吏之毒。無日不犯死也。

孔子之言。見檀弓。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入風者得焉。

種樹郭橐駝傳

僂。偃疾也。橐駝。馬類。背肉似橐。故曰橐駝。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

華生息也。

時種也。

拳曲也。易。夏也。

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
 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
 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
 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
 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
 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
 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
 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

線。謂繹繭為絲也。
 縷。布縷也。

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
 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
 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
 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
 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
 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
 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
 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與韓愈論史官書

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如左。附載以資參照。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

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阻齟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盛。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跡。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卿卿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賤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尋尋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

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再拜。

韓愈排行。當第十八。故稱十八丈。丈猶言丈人。

掌故。大夫官屬。掌故事也。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

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邪。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由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

范曄作後漢書。謀反族誅。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坐腐刑。班固作漢書。固奴于洛陽。令種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競大怒。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衆譖之。太武帝以爲暴國惡。帝怒。遂族誅浩。拓跋氏起於鮮卑。故云暴虜。鬪爭也。司馬遷自敘傳。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沾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

軒飛也。蓋謂高顯。

恣縱其自然也。

行行。剛強之貌。

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攷。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邪。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

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歐陽脩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出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宜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

徹。塞也。以木柵水。為澗夷界也。

記。謂禮記學記也。國。謂國都。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遂。五百家為黨。二十五家為閭。塾。庠序。小學也。學。大學也。

之員。然後海隅徹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

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

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滁。州名。

五代。梁。唐。晉。漢。周也。

清流。關名。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

以天下之太平歸
於上之功德。是以
豐樂名亭本旨。

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

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

元善也。凱和也。

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

靈帝時。以實武陳
蕃等為黨人。今日
獻帝偶誤。
鉅鹿張角聚眾數
萬。皆著黃巾。以為
標識。時人謂之黃
巾賊。

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

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

唐太宗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閱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勅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七年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

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者。上皆赦之。

賊猶盜賊探人之物而取之也。

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

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是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蘇洵

宋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少不喜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三應科舉。皆不中。歸焚所爲文數百篇。勤學五六年。

文氣大進。至和中。携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脩見其文而愛之。以爲買誼不過也。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脩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贈光祿寺丞。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

蘖。伐木餘也。拱。兩手合持也。

三峰
轍轉句

數字。總上幸不幸言。

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
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
瘍。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
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
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
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
而又有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有所敬焉。予見中峰。
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峰者。
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
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
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
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
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
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
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
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
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
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

青稟紅稟
細根大根

翰林為內制。中書
為外制。兼之日兩

制。

慶曆二年。富弼如契丹。增歲幣。

奉春君。劉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匈

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槩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

奴示弱以誘漢。遂圍高祖平城。七日不食。大人謂尊貴者也。貌輕之也。韓琦字稚圭。

勝。同。墜。稻田畦也。

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贖。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壑。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

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波。瀦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行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月

新學堂譯注
 卷之九
 大人師範學校
 不允
 國語編年錄
 改定

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螻蛄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

邀求也。

祖太宗躬擐甲胄。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

隔河邊地也。

睛睛。側目貌。

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橫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糞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睛睛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

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

李光弼封臨淮王。
郭子儀封汾陽王。

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

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
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
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蘇軾

宋蘇軾。字子瞻。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
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嘗知湖州。御史李定等媒
藥軾所為詩。以為訕謗。遂貶黃州團練副使。因築室於東
坡。自號東坡居士。歷官遷中書舍人。尋除翰林學士。兼侍
讀。後又連貶。卒于常州。後贈太師。諡文忠。軾平生篤孝友。
輕財好施。勇於為義。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
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數為小人忌害。不得久居朝。位益
蹶而名益高。才落筆。四方已皆傳誦云。

上海直講書

梅堯臣。字聖俞。為
國子監直講。直講。

掌以經術教授諸
生。

鷓鴣。詩國風篇名。
周公相成王。成王
未知周公之志。公
乃為詩以遺王。名
之曰鷓鴣焉。
君夷。周書篇名。召
公為保。周公為師。
相成王為左右。召
公不說。周公作君
夷。
油然喜貌。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夷。常竊悲周
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
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又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
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
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
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
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
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

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

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

張方平字安道。

好字是通篇之骨。

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撤開戰敗。歸重戰勝。蓋此時所諫。正在兵出有功之後也。

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成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

蚩尤旗。彗星名。

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

將仁宗之不好兵
反說。

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源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隣國。群臣百

橫梅語

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吁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

與仁宗反對

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賊。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費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

此段以民命之可哀動之。

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鱗魚鱉。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

此段以後患警惕之。

上言戰勝之後。民命可哀。此又言必不能勝。

勝廣。謂陳勝吳廣。

此段以天心之向背戒懼之。

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辨。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蠡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

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

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始皇論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

睥睨。邪視也。

閹。宦者也。尹。正也。

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沈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

熏腐。宮刑也。

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經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

參夷。夷三族也。

狼性怯。走常還顧。脅。歛也。屏氣而息。軼。過也。駕。凌也。

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而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

此謂平易之政。彼謂重法威令。

禮記文王世子篇。公族無宮刑。獄成。讞於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

族有罪。三宥然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
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
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
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
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
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
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
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

戴音線。暴雪也。
義帝命宋義為上
將。號曰卿子冠軍。

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
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
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
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
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
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
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
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

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

救趙時。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故曰比肩而事義帝。

弑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

能忍與不能忍。是一篇主意。

楚人謂橋爲圮

鼎大而無足曰鑊

孟賁夏育皆古勇力之士

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

伊尹爲阿衡。而相湯伐桀。太公望爲師。尚父。而佐武王伐紂。

鮮。美也。腆。厚也。鮮腆。謂自好厚。尊大之義耳。

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

油然謹觀。

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魁梧。丘虛壯大之意。

龜錯論

循循與逡巡同。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龜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

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
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
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
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
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
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
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
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
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
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當此

七國。謂吳楚趙膠
西濟南菑川膠東。

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
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
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
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
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聞哉。嗟夫。世之
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
而討吳楚。未必無惟。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
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
歟。

蘇轍

宋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歷官為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後進貶。致仕築室於許州。號穎濱遺老。卒謚文定。轍性安詳高潔。文如其為人。而秀傑之氣。殆與兄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等。並行於世。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

齊安。縣名。即黃州治。

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周瑜權將。嘗破曹操赤壁下。陸遜亦權將。嘗破劉備於夷陵。

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過秦漢之故都以
下皆所以養其氣
者。

觀以知天地之廣天。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

方叔召虎。曾周宣
王功臣。

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曾鞏

宋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自幼工文。甫冠。名聞四方。歐陽脩見其文。奇之。中進士第。歷知諸州。咸有治績。晚拜中書舍人。

閩子孫分爲七種故曰七閩。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繩。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不見其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膠糝。或逆走旁

衡。橫也。縮。從也。

武帝徙其民。處江淮之間。侯官縣名。

涂。沮洳也。

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墟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傑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

環瑛

嶽。山勢聳立貌。

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環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嶽。嶽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簞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險且遠。又將抗其思於埃壘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

抗舉也。埃。塵也。壘。塵合也。

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王安石

宋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歐陽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神宗信任之。用以為參政。行其所建議新法。尋為相。執政六年。怨議紛起。皆咎新法。安石不自安。遂引去。卒贈太傅。謚文。

周公論

甚哉苟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費而見者十人。還費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

周公之言。見荀子堯問篇。執費。周公自執費。

而見也。還贊見者執贊。周公謙不敢當也。貌執以禮貌相見也。欲言云云。周公不暇即與言。請畢事而見者也。

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苟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

漆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惟執贊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

中學漢文讀本 卷之九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仰祿之士云云。亦荀子引周公之言也。

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爲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九終

中學漢文讀本

自一至四。明治廿七年八月二十日印 刷 同年八月廿五日發行
自五至十。明治廿八年三月十日印 刷 同年三月十四日發行
全部 明治廿九年七月廿八日訂正再版印刷 同年八月四日發行

壹定價 金貳拾五錢



著者 秋山四郎
發行者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十七番地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代表者 東京市下谷區龍泉寺町四百十番地 亮三郎
賣捌所 各府縣特約販賣所

中學漢文讀本初一步字解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一字解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二字解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定價 金八錢
定價 金拾錢
定價 金拾錢

